

# 汉语受施结构的成因分析

丰国欣

(湖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摘要〕 本文梳理了汉语“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类受施结构的研究,分析了现有研究的利弊,从汉语自身理论——音义互动规律角度,分析了汉语“一锅饭吃十个人”的语用含义、语义限制和语法形式,探讨了汉语这类结构成立的原因和条件,认为汉语的音义互动原理是支配“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类倒置结构的深层机制,是汉语章句组织实现语义顺畅的必要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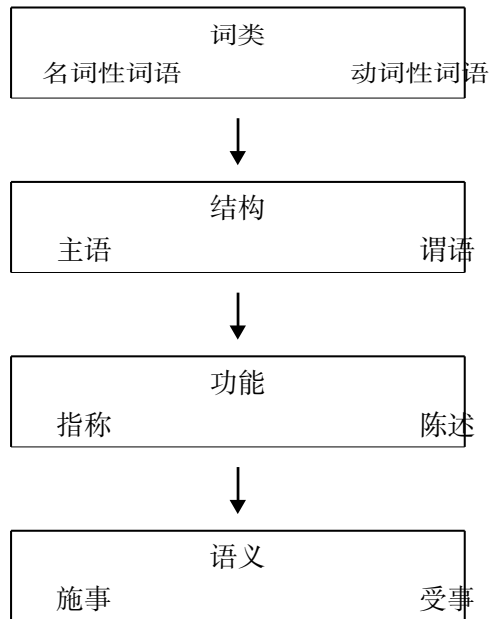
〔关键词〕 施受结构;受施结构;音义互动;章句组织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130(2018)06-0001-06

doi:10.3969/j.issn.2096-3130.2018.06.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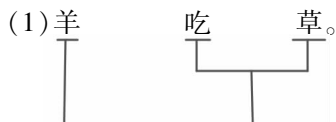
## 一、引言

《世界汉语教学》2017年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受施结构的研究论文,再次引发学术界对这种结构的关注,本文也是对这种结构的讨论。一般来说,施受结构要比受施结构常见,也更符合西方传统语法观念。我们用下图做简要说明:



上图展示,在施受结构中“词类——结构——功能——语义”具有一致性,所涉及的句

子成分为主语、述语(动词)和宾语。但三者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主语是相对谓语而言的,宾语是相对述语而言的,同主语不产生直接联系,述语和宾语合起来才跟主语产生联系。我们以“羊吃草”这句为例说明这种层次关系:



为了明确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我们限定一下,这里的“述语”只涉及“及物动词”,不涉及“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宾语”只涉及“真宾语”,不涉及“准宾语”。

事实上,语言里不总是存在施事主语和受事宾语,有时“反”过来了,出现受事主语和施事宾语。朱德熙在论及主宾语和施受关系时指出:

主语不一定是施事,宾语也不一定是受事,不能把主语和宾语的区分理解为施事和受事的对立。……主语、谓语是句法概念,施事、受事、与事等等是语义概念,这两方面虽然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混同。……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不同的句法结构里的主宾语和施事受事之间的关系。(朱德熙,1982:111)

朱德熙先生(1982:111)还举了一个著名的

〔收稿日期〕 2018—09—10

〔作者简介〕 丰国欣,湖北黄冈人,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汉英对比语言学、第二语言教学。

例子:

(2 a) 十个人吃一锅饭。

(2 b) 一锅饭吃十个人。

例(2a)是“顺”着讲的,例(2b)是“反”着讲的。凭语感,两句都成立。其实,若去掉“量”概念,“一锅饭”则为“饭”,“十个人”则为“人”。照此简化,例(2a)和例(2b),则为:

(2 a') 人吃饭。

\* (2 b') 饭吃人。

显然,(2 a')成立,(2 b')不成立。就例(2b)来说,为什么不简化成立,而简化后不成立?两者的区别在于,不简化的句子包含“量”概念,而简化后的句子则不含。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包含“量”概念的句子“正”、“反”都可以讲,而不含“量”概念的句子只能“正”着讲?“正”着讲的和“反”着讲的有什么区别?

这既是一种有趣的、又是一种很难解释的语言现象,所以引起许多学者关注。我们不得不重新探索主宾语和施动受的关系、重新探索施受结构和受施结构在使用中的区别。

## 二、研究概况

对诸如“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类受施句的研究十分丰富,一般从结构和语义及其它们之间关系角度进行研究。本文拟从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中进行简要归纳,以便总结出对此类结构的认识。

一般来说,受施结构之所以可以形成,是因为受着语义的支配,才引起结构变化而形成的。也就是说,结构会因语义表达需要而产生相应的变化,甚至还会出现语义和结构不一致的情况,施受倒置后形成的受施结构就是这样的。

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受施结构在语义上是典型的供动句,事件意义弱化,突出数量意思(陆俭明,2004,2008,2011;宋玉柱,1982;项开喜,1991;任鹰,1999;鹿荣,2006),其中陆俭明从句式语法理论(也称构式语法理论)把这种结构看成是:

一种表示容纳性的数量结构,……都可以统一概括为:“容纳量——容纳方式——被容纳量”。很显然,这种特殊的句式中包含有动词,但具有非动态性,因此句子所凸显的不是一般表示事件结构的句式里所理解的语义关系。(陆俭明,2004)

在上述公式里,这种结构中的动词呈现出非动态性,联系前后双数量概念,凸显的是方式,张旺熹(1999:60-75)也持这种观点。还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结构中表示人以外的数量概念,即供用物的语义特征,认为它具有[+自立

性;+位移性]的语义特征,结构中的动词则是功用和位移的方式(鹿荣、齐沪扬,2010)。

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

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看,“一锅饭吃十个人”更适合被看成是一种功用句,因为句子中的谓语动词充当了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在我们看来,以前所说的“供用句”,更适合被称为“功用句”。“供用句”还是一种基于动词中心的提法,而“功用句”是一种基于名词引领的提法。从物性结构出发,将“一锅饭吃十个人”看成是表达主语名词功用的“功用句”,这种处理方案和以前的方案相比,有着较为明显的优点。(周韧,2017)

如果单纯从供用角度考察,很难解释为什么可以说“一锅饭吃十个人”成立、而“一锅饭煮十个人”不成立,结合功用才可以解释,因为“饭”的功用是“吃”而不是“煮”。

周韧(2017)进一步把名词的功用性细分为占用性功用和非占用性功用,认为“一锅饭煮十个人”是一种占用性功用句。所谓占用性功用,指的是动词在对主语名词实施功用时也会对该名词造成损耗、消磨、占有和分配等作用。比如,“吃”对主语名词“饭”就有损耗作用。

也有学者(孙天琦、潘海华,2012)从信息结构角度提出,这类句子的宾语实际上是焦点成分,必须通过和句首名词短语形成“集合-子集”的语义,才能成立。但是朱佳蕾(2017)认为,这解释不了施受倒置句(受施句):

第一,施受倒置句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得不到“集合-子集”的解读;第二,在非作格动词带数量宾语句中,如果动词前存在焦点算子,宾语就可以是有定的,而施受倒置句无论如何都不能允准有定宾语。(朱佳蕾,2017)

所以“一锅饭吃十个人”是成立的,而“\*一锅饭吃(了)张明、李丽和王振鹏”就不成立了。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Baker,1988;Hale & Keyser,1993;Lin,2001;Huang,2015;黄正德,2007;蔡维天,2009等等)从生成语法的角度考察了这类结构,并针对汉语里这样形义不匹配的结构进行了讨论,进行了很多句法上的推理,例如假设这种施受倒置结构中含有“够/供(E-NOUGH/ACCOMONDATE)”的轻动词来选择主语,促使施事在底层结构发生位移,形成移位后的表层结构。也就是说,“一锅饭吃十个人”之所以成立,是通过轻动词“够/供”作用的结果。但是,事实上,“一锅饭吃十个人”和“一锅饭(够/供)十个人吃”的语义是不同的(参见朱佳蕾,2017)。事实上,生成语法的解释是靠推理

进行,语言事实是否如此,有待证明。生成语法对施受倒置句成因的解释,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更有许多不足之处,生成句法说和信息结构焦点移位说一样,主要的不足在于“过度生成”(参见朱佳蕾,2017)。

还有学者从词汇角度研究施受倒置句。Her (2004;2009)认为,施受倒置句具有词汇特异性,即词汇形态操作的特点,并在词汇映射理论(Lexical Mapping Theory)的基础上指出,施受倒置句中的数量 NP2 表示范围,是词汇操作所添加的语义角色,必须和施事捆绑在一起,用于施事表示动作范围。按照这个原理,“一锅饭吃十个人”中,“十个人”这个原本施事角色,就必须和范围角色捆绑在一起;由于题元准则(Theta Criteria)规定一个论元只能得到一个题元角色,所以要么抑制施事题元,要么抑制范围题元;如果施事题元被抑制,那么范围题元就得到映射,施受倒置句就成立了(详见朱佳蕾,2017)。事实上,词汇角度的研究在本质上跟生成句法用轻动词解释基本一样,仍然是推理性的,还是回避不了“过度生成”的问题。

朱佳蕾认为对施受倒置句的句法结构进行研究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NP 成分的句法地位和动词中心语的语义及其论元结构,并用了很长的篇幅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证明了:

施受倒置句在句法层面中并不存在施事论元,施事只在语义中可见。由于 NP2 不充当事件参与者,没有题元角色,因此这类结构和准宾语结构类似,我们认为它们都不占据宾语的句法位置。(朱佳蕾,2017)

但是朱佳蕾很快又指出了这个结论的逻辑缺漏:

施受倒置句中的 NP2 和准宾语在语义上有相似的功能,但仍不能有效证明它们占据相同的句法位置。(朱佳蕾,2017)

至于这类倒置句为什么能够获得语义允准,朱佳蕾认为:

表达“量”这一性质的 NP2 是动词可以形成施受倒置句的必要条件;而可以进入施受倒置句的动词一般只局限于“吃喝穿”这类语义最泛、也最常用的动词,并且它们存在一种等级序列:吃>喝>穿。(朱佳蕾,2017)

朱佳蕾最终形成的结论是:

我们认为施受倒置句和其对应的施受句并无直接的转换关系,而是一种带“准宾语”的受事主语句。(朱佳蕾,2017)

我们认为,应该重视这个结论当中的“准宾语”受事句,更应该重视“施受倒置句和其对应

的施受句并无直接的转换关系”。两种句型各有用途,不一定是一个是另一个的“倒置句”。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总而言之,已有的研究基本都是立足于结构和语义之间的关系,具体讲就是,立足于施受倒置句的特殊结构以及动词在其中的语义特征和语义变化。这样研究影响较大的理论有构式语法、信息结构和生成语法。如上文具体分析,这些理论对施受倒置句的解释和分析一方面有较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之处。共同不足之处是,在分析过程中渐渐偏离了施受倒置结构本身,因而所形成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推理性质的,需要证明,但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鉴于此,我们需要不同的研究,需要就施受倒置句这个语言事实本身得出结论。

### 三、受施句的音义互动分析

上述绝大部分研究都是用非汉语本体理论来研究这个问题,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讨,但有时难免出现一些别扭。我们认为,分析汉语的现象,要从汉语自身找原因;探讨汉语的问题,要依据汉语自身的理论。分析汉语这种施受倒置现象同样如此,应该观察汉语这种表达本身的性质,并且尽可能用汉语本体理论给予合理的解释。基于这个思考,我们认为“一锅饭吃十个人”并不是“十个人吃一锅饭”简单的“倒置”。事实上,“一锅饭吃十个人”本来就是这样说的,这两种表达法语用含义不一样,各自意思也不一样。丁声树、吕叔湘等人也认为这类结构并非“倒置”:

“这一锅饭能吃三十个人”意思是“这一锅饭够三十个人吃”。这句话的否定式是:“这一锅饭吃不了三十个人”(注:这两处的着重号是原作者所加),意思是“这一锅饭不够三十个人吃”,是说饭少了。如果说,“三十个人吃不了这一锅饭”,那就是说饭太多了。所以“这一锅饭可以吃三十个人”或“这一锅饭吃不了三十个人”这类句子也并不是倒装句,也只是宾语在意义上好像是施事罢了。(丁声树、吕叔湘等,1961:36-37)

实际上,“十个人吃一锅饭”和“一锅饭吃十个人”所表达的概念意义是一样的,即“有这么十个人,他们吃了一锅饭”;之所以有两种表达法,是因为语用含义不同。这种施受结构和它相应的受施结构各自所表达的语用语义是不同的话题,后者并不是前者的简单倒置。“十个人吃一锅饭”的话题是“十个人”,用来说明“十个人”怎么了(他们把一锅饭吃了),而“一锅饭吃十个人”的话题则是“一锅饭”,用来说明“一锅饭”怎

更多的是交际双方的态度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语用变化,对语言本体尤其是语言结构为适应语用需要而作出的调整讨论不多,对口语与书面语的矛盾以及相应的语言策略更是无人论及。(潘文国:2002:243)

这里我们要注意,对于不同的表达需求和交际双方不同的态度,汉语语用学和西方语用学的两点不同是:一是结构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二是口语和书面语会出现“矛盾”。所以,潘文国先生的论断给我们分析施受倒置句,即受施句,带来了启示:施受倒置或许就是语言结构为适应应用需要而作出的调整,这种调整正好与体现不同的话题是一致的。这是这种结构转换的可行性。

汉语的一个客观事实是,以“字”(即音形义的结合体)为基本单位,作用于音韵、语义、结构等汉语的各个层面,造成“汉语语词的弹性作用”(郭绍虞,1938),不仅体现在文言文里,而且还存在于现代汉语里,所以

几乎所有汉语单词都有可能形成单双音节的等义词。(潘文国,1997:141)

这就使得同一个概念都可以用单音字和复音辞(双音节居多)表示,并在具体语境中决定是使用单音字还是复音辞,这不仅是语辞、语篇规律,也是整个汉语的组织规律。潘文国(2002:246)称之为“音义互动律”。这个规律最实质的是单音节的作用:

音节词的单音节性好像会妨碍表达的伸缩性,但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反倒提供了更多的伸缩余地。(赵元任,1975:246-247)

潘文国先生就单音节作用的“音义互动律”做了详尽的描写(参见潘文国,2002:246-268)。我们仅就本文所讨论的施受结构倒置成受施结构,利用音义互动律,对这种转换的可行性做一些讨论。

分析之前,有两点我们必须弄明白两个前提,第一个是,在汉语里:

如果说“辞”以下层面的音义互动,主要体现在音节的数目上的话,那么在“读”以上的章句层面,其音义互动的主要表现是在语句的节奏和停顿(或统称为“节律”)上。(潘文国,2002:264)

第二个前提是,汉语章句组织有三个特殊现象,别的语言很难见到,一是断句的任意性;二是容纳不了长句;三是语序的灵活性(潘文国,2002:264-265)。

本文所探讨的“十个人吃一锅饭”和“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类施受结构倒置成受施结构,本质上属于汉语章句组织问题,和汉语语辞一样,

么了(被十个人吃了)。不同的话题决定了什么成分放在句首(到底是“十个人”在句首,还是“一锅饭”在句首),才引起语义的不同;语义不同进而需要不同的结构表示。这才出现了这种“施受”和“受施”相对应的结构。它们之间可以互换,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同一个概念的基础上,即基于“等量关系”这个概念,在这里十个人所需的饭量和一锅饭相等,动词“吃”在这里便起到了表示等量关系的作用,其他的动词则无此功能。偏离这一点,要么不能转换;要么虽能转换但不属于这类结构,这跟“吃”这个位置的动词的语法属性,如是否是及物动词,关系不大。当然,如果是不及物动词,那肯定不能转换。

所以,我们应该排除几种情况:如果施受结构中用的是不及物动词,则不能转换;如果“十个人吃一锅饭”中,动词使用“煮”,讲成“十个人煮一锅饭”,则不属于这类情况,不能改成“\*一锅饭煮十个人”,这说明“煮”不能表达“等量关系”,而“吃”可以;另外还有一些“相似”的结构,虽然可以转换,如“行人走行人道”和“行人道走行人”,但不属于这类情况,应该排除在外。另外的一些“倒”着说的句子,其动词具有不及物性,如“幼儿园里病了一大堆孩子”、“一条板凳坐十个人”,更不属于这类情况。可见,这类施受结构倒置后形成的受施结构,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宾语是数量短语;宾语都是动词的施事;动词具有及物性;动词和施事之间具有“施动”语义关系。

依次分析,“十个人吃一锅饭”和“一锅饭吃十个人”之所以可以转换,即转换后的“一锅饭吃十个人”中,“吃”的语义能够获得允许,是基于“吃”所表示的“等量关系”这个概念。这是摆脱“施-动-受”观念、分析“吃”在受施结构语义获得允许的基础。“吃”在这类结构中所连接的两个成分都被数量概念限定,即“十个”人和“一锅”饭,这就给“吃”赋予了“等量关系”。如果去掉这里的数量限定语,把“十个人吃一锅饭”简化成“人吃饭”,则不能转换成“\*饭吃人”,因为此时的“吃”再也不能表示“等量关系”了,而表示的纯粹是“施-动-受”的概念。

以上分析的是语义成立的原因,是这种结构转换的必要性,这是其一。其二,汉语这种句子的结构能够转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是汉语语用学中“音义互动”机制(潘文国,2002:243)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仍然有必要从汉语语用的角度考察这两个表达法。

我们知道,西方语用学主要是功能语言学派,各种理论关注:

也受音义互动律的制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类结构中包含的音义互动律:

上文我们讨论“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种倒置结构的语用原因和语义区别,这里分析其章句组织问题,实际上就是讨论这种“倒置”在形态上的可能性,即语法形式。我们知道,汉语没有印欧语那样的形态变化,即便是虚词,也不是汉语汉语的主要语法形式。赵元任(1975)提出,节奏和停顿是汉语的主要语法手段。赵先生的这一论断是基于汉语性质的:英语是词本位语言,无法把节奏和停顿当作语法手段,其音节结构(元辅结构)的开放性决定了它通过音节延长的方式体现词的语法意义,即形态变化是其主要语法手段;而汉语是字本位语言,其音节结构(声韵结构)封闭,音节工整,无法延长音节,没有英语那样形态变化的物质条件,于是节奏和停顿便成了汉语语句组织的核心作用。汉语的“字”的音形义对应工整,能充分体现人的呼吸造成的抑扬起伏,即节奏。虽然所有语言里都存在节奏,但是并不是所有语言里都平均分配,也不是所有语言里表现方式是相同的。英语词的音节长短不一,加上其开放性性质,不具有工整性特点,只能依靠意群形成节奏,形成了与汉语不同的节律。这样看来,英语的意群和汉语的停顿相似,都是一口气发出的音节,我们可以把两者的区别概括为:英语是“积意群以成句”,汉语是“积顿以成句”(参见潘文国,2002:267)。英语的词本位性质,无法使其节律凌驾于形态变化之上,形态变化与句子的“主谓一致”是相通的。同样,汉语少许虚词的作用不能凌驾于节奏、停顿等节律因素之上,汉语组词造句的节律作用,即音义互动规律,是和句子的“语义协同”是相通的;同时节奏和停顿等节律变化作为汉语的主要语法滋生了汉语语序的灵活性。

以上我们通过跟英语的对比,简要阐述了汉语语句组织的音义互动原理。我们以此分析“十个人吃一锅饭”和“一锅饭吃十个人”这两句,发现它们的节奏和停顿是一样的,“倒置”之前和“倒置”之后遵循的是相同节律,都符合汉语的音义互动规律,这就解释了“倒置”之后的句子“一锅饭吃十个人”,在汉语语法形式上成立的原因。

#### 四、结论

本文首先概述了关于“十个人吃一锅饭”的“倒置”句子“一锅饭吃十个人”成立原因和条件的研究,总体看来,已有的研究用外来的理论解释的比较多,这无疑是有意的探讨,但客观地讲,很难避免想象的成分和推理性的结论。这些结

论是否可靠,必须经过汉语自身规律检验后才能判断。

因此,我们更应该用汉语自身的理论来探究这个问题。但从文献中看,用汉语自身理论来讨论施受倒置结构成立的原因、可能性,几乎没有。特别是未见有人讨论施受倒置与否的区别,即未见从汉语语用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即便有人从汉语语用角度研究这个问题,也只是涉及交际双方的态度以及语用变化,却未见讨论语言结构为适应语用变化而进行的调整。事实上,由于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所以各个层面的变化都受“字”及其所形成的节律影响:音义互动,相互调整。

基于这个认识,本文阐述了汉语音义互动原理,以此分析了施受倒置的原因和条件,指出了施受倒置与否的区别。所形成的结论是:第一,语用的获得,倒置与否取决于语用含义,交际中的话题若是“十个人”,则不倒置;若是“一锅饭”,则倒置。第二,语义的获得,“吃”在这两句中表达的都是“等量关系”,而不是表示“吃”的动作概念,所以哪怕把“十个人”放在所谓的“宾语”位置、把“一锅饭”放在所谓的“主语”位置时语义也是允许的,一个简单的反证法就是去掉数量概念“十人”和“一锅”后,“\*饭吃人”语义是不允许的,因为此时的“吃”传递的动作概念。第三,形式的获得,本文分析了“倒置”后的“一锅饭吃十个人”并没有改变“倒置”前的“十个人吃一锅饭”的节律,并没有改变其节奏和停顿,两者都遵循的是音义互动规律。看来,其实,汉语施受结构并没有那么“深奥”,更没有那么“玄乎”。

总之,正是汉语的音义互动机制支配着“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类倒置结构,符合这一规律,倒置则成立;不符合,则不成立。汉语章句组织追求的是语义顺畅,这是其深层表达对象,而音义互动则是语义顺畅的表达形式,也是语义实现顺畅的必要条件。深层的语义顺畅还可以说明受施结构就是受施结构,它不一定是施受结构的“倒置”。

#### 【参 考 文 献】

- [1] Baker, M. 1988.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Fillmore, C. J. 1982. *Frame Semantics* [A]. In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C]. 111-137. Seoul: Hanshin Publishing Co.
- [3] Goldberg, A. E. 1995. *Construction: A Construction*



-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4] Hale, K. & Keyser, S. J. 1993. 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the Lexical Expression of Syntactic Relations [A]. In Kenneth Hale and Samuel J. Keyser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ssays in Honor of Sylvain Bromberger* [C]. pp. 53-109.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5] Her, O. 2004. Argument-function Linking in Resultatives[J].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0; 1 - 34.
- [6] Her, O. 2009. Apparent Subject-object Inversion in Chinese[J]. *Linguistics* 47: 1143 - 1181.
- [7] Huang, C. & James, T. 2015. On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Pragmatic Theory [A]. In Audrey Li, Andrew Simpson and Wei - Tien Dylan Tsai (eds.), *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 - linguistic Perspective* [C]. 1 - 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8]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9] Lin, T. & Jonah, H. 2001. *Light Verb Syntax and the Theory of Phrase Structure* [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10] 蔡维天. 汉语无定名词组的分布及其在语言类型学上的定位问题[J]. *语言论丛*. (39),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11] 丁加勇. 容纳句的数量关系、句法特征及认知解释[J]. *汉语学报*. (1), 2006.
- [12] 丁声树, 吕叔湘等.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13] 冯胜利. 汉语句重音、语调相互作用的语法效应[J]. *语言教学与研究*. (3), 2017.
- [14] 郭绍虞. 1938. 中国词语之弹性作用[A]. 郭绍虞《*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15] 黄正德. 汉语动词的题元结构与其句法表现[J]. *语言科学*. (4), 2007.
- [16] 陆俭明. 语言研究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 —— 从英汉对比三例谈起[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4), 2011.
- [17] 陆俭明. “句式语法”理论与汉语研究[J]. *中国语文*. (5), 2004.
- [18] 陆剑明. 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与局限[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1), 2008.
- [19] 鹿 荣, 齐沪扬. 供用句的语义特点及可逆动因[J]. *世界汉语教学*. (4), 2010.
- [20] 鹿 荣. “一锅饭吃十个人”合法性的认知语义解释 —— “受事 + V + 施事”格式供用句的可逆分析 [R]. 第四届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2010年8月24日
- [21] 潘国文. *汉英语对比纲要* [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 [22] 潘国文. *字本位与汉语研究*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23] 任 鹰. 主宾换位供用句的语义条件分析[J]. *汉语学习*. (3), 1999.
- [24] 孙天琦, 潘海华. 也谈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 —— 兼论信息结构对汉语语序的影响[J]. *当代语言学*. (4), 2012.
- [25] 徐莉莉. “一锅饭吃十个人”句成因分析[J]. *中华少年*. (14), 2016.
- [26] 易 红. “一锅饭吃十个人”与中动结构[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4), 2013.
- [27] 张旺熹. *汉语特殊语法的语义研究* [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 [28] 赵元任. 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 [A]. 译文载袁毓林主编《*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 —— 赵元任论文选*》[C].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75.
- [29] 周 韧. 从供用句到功用句 —— “一锅饭吃十个人”的物性结构解读[J]. *世界汉语教学*. (2), 2017.
- [30]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31] 朱佳蕾. “一锅饭吃十个人”与受事主语句[J]. *世界汉语教学*. (3), 2017.

(责任编辑: 胡光波)